

春秋集注

二



春秋卷第二

張洽集註

相公

名軌惠公之子隱公之弟母仲子史記名允謚法辟土服遠曰相



元年春王正月

春秋書王所以統諸侯正天下也相公弒君自立故自三年以後不書王元年書王以天

道王法正相公之臯蓋相公雖無王而天理未嘗亡此元年所以書王正月也

公即位

相公弒君而立周禮九伐之法當

伏賊殺其親之臯今書公見周王之無政刑書即位見魯之臣子忘不共戴天之讎而推戴弒君之賊弁冕南面立乎其位故相公之編其書

法大率異於羣公此聖人修理三綱救正民彝之大指也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

公篡立而懼諸侯之

討已欲外結好以自固因鄭伯嘗歸祊以易許田而未遂乃求好於鄭鄭亦欲乘此機遂求許田故與相公會于垂篡弒之人凡民罔不斃而

鄭莊

春秋卷二

〇七

主

鄭莊首與為會故書公會鄭伯言出於鄭志所以深臯鄭伯也

鄭伯以璧假許田

許者魯朝宿之邑在

周之畿內而近於鄭田者近邑有田自隱八年鄭莊使宛來歸祊意欲易許田隱公雖入祊而未與許田莊公因是遂加璧以請田蓋其實實易

之矣書曰假諱之也先王以賜周公之子孫為朝宿之邑而相公受璧以喪其田故以為國惡諱易言假以深臯之內以諱為貶蓋大惡然後

諱也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越近垂地名盟結祊成也鄭人欲得

許田以自廣是以為垂之會相公欲結鄭好以自安是以為越之盟故書及言內之志也交與之以見其惡

秋大水

大非

水非常則災害廣蓋陰盛惡逆之氣所感也

冬十月

二年春王

相無王而二年書王以天道王法正宋督之臯也元年意同或曰弒君之臯當其時未能即治于今誅之

猶足為奉天討正王法故相二年書王正月猶望王室舉九伐之典於是時也

正月戊申宋督弒其

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初宋穆公舍馮而立與夷使馮出居鄭與夷既立而鄭莊公欲納馮

士宋於是自隱四年以後鄭宋屢相侵伐華督蓋馮之黨也將弒與夷而憚孔父故先攻殺孔父殤公怒則弒之遂召馮而立焉公羊傳曰孔

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書與夷之弑而後及孔父明孔父之死為君故所以著其節也

**子來朝** 滕隱十一年稱侯今纔二年乃降爵稱子春秋以其始朝弑

夏崇獎逆賊潰亂三綱之梟者則黜之故吳楚僭王杞莒用夷則黜號降爵而尤於亂臣賊子嚴其黨惡之法此滕之始朝桓公所以特黜而

從後日之稱子也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

胡氏論之詳矣 **成宋亂** 凡會未有言其所為者此獨言其所為蓋事關世變特書

以著之也宋先代之後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今有華督弑君之亂若四國之君有奉天討誅賊臣之舉如隱四年之誅州吁則亂

不得成矣魯桓弑隱方以類合三國黨惡謀以賄行相與定公子馮于宋立華督而相之然後其亂始成無道遂立反易天常者得以肆其志

於天下而文武成康之澤幾於滅熄此聖人所深懼而春秋之所為作故直書成亂以

深著四國之梟 **夏四月取郟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

**廟** 郟國名杜預曰濟陰城武縣東南有北郟城郟大鼎郟國所造器也大廟周公之廟也納者不受而強致之也傳會于稷為賂故立

華氏也以郟大鼎賂公齊陳鄭皆有賂穀梁傳桓內弑其君外成人之亂受賂而退以事其祖非禮也其道以周公為弗受也 **秋七**

**月紀侯來朝** 左氏作杞○紀魯親而弱為齊鄭所謀故來朝魯穀梁傳桓內弑其君外成人之亂已即是事而朝

之惡之也不名不貶從滕子之同同不必再貶也○ **蔡侯鄭伯會**

**于鄧** 鄧蔡地○始懼楚也小國間於大國而自立之道孟子告滕文公之三章詳矣徒懼而不能自強於為善所以不振也

**九月入杞** 程子曰將甲師少稱人 **公及我盟于唐** 修隱二

內則止云入其伐某 **之舊** 國君出竟朝覲會盟歸必告廟用牲而飲福史

好也 **冬公至自唐** 因記其歸至與舜巡守歸格于藝祖之意同春

秋因史策之書可以示法者存而弗削隱公十一年問其出疆盟會侵

入皆不書至父遠弗詳且失之也或曰不行告廟之禮也今桓公盟成

與盟越會稷同彼不書至而此獨記其至者程子曰危之也桓公之初

所與盟會皆罔為不義今遠與戎盟故危之而書至戎若不如三國之

黨惡則討之矣居夷浮海之意也中國既不知義夷狄或能知也或曰春秋主魯何乃欲戎之討魯君乎愚謂聖人初未嘗以其主魯而廢拯救三綱之心况桓公之編正月不書王諸侯來朝者或貶之或人之或生名之與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意一也程子之傳精矣惟孟子知之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三年春正月

正月不書王者胡氏曰桓弒君而立二年喪畢入見天子之時而王朝不舉殘執之典鄰國不聞諸

討之事魯義不戴天之臣子反面事讎而不恥使亂賊肆其凶逆無所忌憚人之大倫滅矣故自是而後不書王見桓無王而行與天王之失政而不王也 公會齊侯于贏 贏齊邑所謂贏博之間蓋齊之東南邑

自與齊侯會而成昏非禮也愚按亂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臣賊子與會而為昏著齊侯之辜也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劉氏曰胥命者相命也古者有方伯有州牧有卒正有連帥命於天子

正也諸侯自相命非正也齊太公之後東州之侯也衛康叔之後北州之侯也以事相命也 愚謂東遷以來王政不綱諸侯放恣賢伯之思

自黍苗之作已可見矣隱公而降中國絲枲荆楚僭橫莫有任中國之專者獨齊衛為列國之望欲私天下之權於己遂起而圖之西周方伯

皆命於天子今欲專之事出創見必求勢力之均相遜相先布之天下耳目而不以為異然後強者乃敢專之故蒲之胥命正齊桓非命伯而

專征之始也王命不行諸侯以力假仁者為政於天下蓋基於此此春秋所以特書 六月公會紀侯于郕 左氏穀梁紀作祀今姑

而謹之也 紀與魯親而求援于魯以抗齊鄭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 故桓公因其二年來朝與之會也 涼

之既 既者日光滅盡也日食盡焉異九大先儒以為是後 公子翬 荆楚僭號鄭伯拒王師射王中肩故太陽之食既 公子翬

如齊逆女 公子翬弒君之賊在隱世名之今乃書公子或曰王命 所謂不待貶絕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謹公會齊侯于 而臯惡見者也

謹 謹魯地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聖人制禮不可過不可不 及齊僖愛其女之過至於越竟而送之遂使魯桓之出不為親迎

而為齊侯在謹特待會之故僖公之送桓公之會皆非 所以重大昏而正人倫之始春秋所以謹而書之也 夫人姜氏 至自齊 不言輦之以夫人至者公已受姜氏于謹也受之齊侯則

以別嫌明微制治于未亂不可不謹也愚按春秋詳書于策以見 昏姻之際一違乎禮則始之不正而終無以正身而正其家也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致夫人也稱弟 有年 五穀皆熟

秋常事不書而此獨書者桓公行惡其所感召如元年大水五年早暵 等事十八年閒獨今年五穀僅熟故以為異特書于策以著桓公之辜 憫魯國 之民也

秋常事不書而此獨書者桓公行惡其所感召如元年大水五年早暵 等事十八年閒獨今年五穀僅熟故以為異特書于策以著桓公之辜 憫魯國 之民也

秋常事不書而此獨書者桓公行惡其所感召如元年大水五年早暵 等事十八年閒獨今年五穀僅熟故以為異特書于策以著桓公之辜 憫魯國 之民也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狩者冬獵之名周禮所謂遂以狩田是也春舉之者狩當用夏時之仲

冬在周正則正月乃其時常事不書而此特書以于郎非其地譏也凡國之蒐狩自有常處鄭之原圃秦之具圃皆擇山林翳密之地因田獵而從禽以奉四時之乾豆魯之大野乃田狩之地今不於常所而遠涉郎地則啓犯害民物蹂踐苗麥之愆足以見桓公心不在民而志於行樂此公狩于郎春秋所以特書而譏之也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天王桓王也宰

大宰也渠采地伯爵糾名也天子之大夫不名糾位六卿之長而名之以其為天子之冢宰而不能詔王以八柄馭羣臣乃親奉命來聘魯相是寵篡弒以瀆三綱故貶而名之也春秋奉天道以正王法以君天下者必救典庸禮命德討辜以當天心然後輔相裁成之職盡而天地以位萬物以育故此二百四十年必具天時王月以見天之所以成一歲之運由人之賞罰政刑成位乎其中則天地之功全也今魯相有弒君之辜王不能奉天討而反使冢宰聘之王者之職虧闕如此使三綱不建五常不立人類將變為禽獸故於今年闕秋冬於冢宰聘魯相之後以見天地之失其收藏萬物之失其成遂由王誅之不加於魯相而寵秩之嗚呼此春秋之所以作而聖人尤致其謹嚴以示大法者也

五年春正月甲戌

陸淳曰此下文脫

己丑陳侯鮑卒

傳陳侯鮑卒於

大六八

春秋卷三

四

陳

是陳亂陳公子佗殺大子兔而代之

夏齊侯鄭伯如紀

齊侯鄭伯偽朝于紀實欲襲之紀人覺之其計

不行而止春秋惡其懷盜賊之心而行朝事之禮書之若實朝于紀然所以抑強暴惡譎詐臨江劉氏所謂聖人誅意之效者蓋春秋之初齊僖鄭莊皆小人之雄合謀同心以吞噬小國為事自隱三年石門之盟至桓十一年惡曹之盟二十年之間二國為一伐宋取郟防入郕入許今又相與謀紀自二君如紀之後紀侯多為計以謀自免於難而卒不能止齊鄭貪噬之心至莊五年使紀季以鄭入于齊紀侯去國然後快于心故春秋之初小國困於強暴者二君之辜居多春秋詳其相與之迹所以深誅之也

天王使仍叔之子

來聘

傳曰仍叔之子弱也公羊曰譏父老子從政也此書大指以相王類遣使聘魯以寵亂賊又因仍叔已老而子代任事故書以

譏其不親有德又王朝之大夫父老則子從政世官不擇賢非周之洪著周室衰亂之由也

葬陳桓公○城

祝丘○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初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

欲以政與虢鄭莊公怨王王曰無之故王子狐為質於鄭鄭伯使公子忽為質於周平王崩周人將遂昇虢公政鄭莊公乃取周麥禾交惡始此六年鄭伯朝王王不禮焉八年虢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今年王卒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戰于繻葛王師敗績祝

射主中齊按左氏稱諸侯則其君必親從王春秋悉以人書而王不稱  
天蓋入春秋以來王室未嘗與兵伐諸侯今一旦天子帥元戎啓行而  
諸侯從之若天討加於宋魯相則所謂仁不以勇義不以力而真足  
以大服天下之心矣今相王以小忿奪鄭伯之政又帥諸侯伐之而大  
姦大惡反易天常之亂臣賊子乃屢聘焉其失天下共主之義非小過  
也遂致鄭伯敢於抗拒祝聃逆節加於王身而王靈至此竭矣故人諸  
侯而王不稱天此與莊五年書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文十七  
年書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宣十年書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襄  
三十年書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  
邾人會于澶淵皆舉其合逆亂稽天討致王法不行世變日降所以明  
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之法也鄭伯敗王師而不書者程子曰王師於  
諸侯不言敗諸侯不可敵王也於夷狄不書戰夷狄不能抗王也此理  
也其敵其抗王道之失也聖人於此一編經世變存  
**大雩** 雩祭有常  
五體之意無不具所謂游夏不能與者謂此類也夫  
謂龍見而雩蓋建巳之月角亢七宿以次昏見東方祭天為百穀祈膏  
雨此春秋以為常事不書者至非常祀之月或遇旱曠則因旱而舉故  
春秋書之以見災異然特加之大者諸侯之雩禱境內山川及百神耳  
今魯以周公故得用天子禮樂雩及上帝用盛樂故特書大雩以志其  
僭禮也程子曰成王尊周公故賜魯重祭得郊禘大雩諸侯雩于境內  
山川耳成王之賜魯公之受皆失道也故夫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

春秋卷二

五

郊

公其衰矣歲之常祀不能皆書故因其非時且遇旱災而雩則書之所  
以見其非禮且志早也郊禘亦因事而書臨江劉氏曰禮之有天子諸  
侯之別自古以來未之有改為說者曰成王康周公賜魯以天子禮樂  
成王者周之盛王也其亦謹於禮矣昔者魯惠公使宰請郊廟之禮於  
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魯始為墨翟之學使成王之世  
魯已郊矣則惠公奚請惠公之請始由平王以下乎今按程子之說據  
明堂位及禮運劉原父說未  
知所出姑存之以俟參考 **冬蝻** 程子曰蝗也既早  
又蝗饑不在書矣 **冬州公如**

**曹** 州稱公與祭公同則州必畿內之地河內州縣也左氏乃云淳于  
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杜氏云城陽淳于縣昭元年傳云城淳  
于或云因州公不反國為祀所并遂以淳于為都未詳孰是曹姬姓武  
王封弟叔振鐸於定陶為曹國漢屬濟陰郡在唐為曹州今興仁府濟

陰縣

# 六年春正月寔來

淳于公自曹來朝記禮者曰天子曰非佗伯父寔來成二年傳王曰所使來撫予一

人而鞏伯寔來今按書州公曰寔來以其不復國而略之也

#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

紀來

諮謀齊難公往會之成魯地此與二年書其朝年三會于郟同旨

# 秋八月壬午大閱

八月夏時之六

月非蒐狩之時大閱天子之事非諸侯之禮失時僭禮故書以譏之程子曰無事而為之妄動也有警而為則教之不素豈所以保其國乎其不言公蓋懼鄭畏齊為國講武非公之私欲也蔡人殺陳佗傳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也篡大子免而立雖踰年而國人以為君故稱陳佗蓋春秋之初先王之澤未泯人心之正理猶存故蔡人因人心之不君佗而殺佗立厲公程子曰蔡雖以私殺之而春秋書之同於討賊之例見殺賊者衆人之公也春秋討亂臣賊子之法務廣其塗而使之無所容於天地之間所以扶三綱也九月丁卯子同生傳以大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大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問名於申繻命之曰同蓋適夫人之長子備用大子之禮故史書於策春秋於此明與子之法在於正始明分其物采等衰殊絕於初則私愛之所不能行嬖孽之所不能干所以定國本息亂源也其不稱世子未命於天子也冬紀侯來朝請王求成于齊公告不能程子曰紀侯不能上訴於天子近赴於賢侯和輯人民效死以守而欲求援於魯桓不能保其國宜也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焚火田也咸丘魯地書焚見其廣之甚譏淫獵也夏

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穀據杜氏註在南鄉筑陽縣北今屬襄陽府穀城縣

春秋卷二 六

鄧今之鄧州皆去魯絕遠相公弒逆之人而二國遠來朝之故特名二國之君諸侯不生名生名惡之大也與反面事讎滅同姓以孤本根之臯無以異是年不書秋冬以諸侯相繼朝相逆亂天道歲功不能成故不具四時胡氏曰大司馬之法賊殺其親則正之冢宰下聘則天下之望於王室者絕矣故四年去秋冬見天王之不復能用刑也田恒弒君夫子告於哀公而請討今穀鄧遠朝則天下諸侯無復可望者矣故七年去秋冬見諸侯之不復能修其職也或曰然則邾牟葛來朝何以書秋冬程子曰四年與此明其義矣三國之來別立義也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此夏正之仲冬當烝祭之月也常事書者以五月復烝故先錄此以見其瀆于祭祀弗欽天王使家父來聘家父天子大夫家氏父字之端見於始矣

尹氏同或仍氏家氏世字如趙孟知伯世稱之也程子曰魯桓立末嘗朝而王屢聘之失道之甚也夏五月丁丑

烝公羊傳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烝也亟則躡躡則不敬君子之祭也敬而不躡程子曰正月烝矣而非時復烝者必以前烝為不備也秋伐邾微者冬十月雨雪程子曰建商月未霜雨雪記異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祭公天子之三公凡女在其國稱女今紀季姜在國稱王后者王命

為不備也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祭公天子之三公凡女在其國稱女今紀季姜在國稱王后者王命



之則成所以別於列國用見王命之重而存母儀天下之體於始也遂繼事公羊傳曰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成使乎我也其成使乎我柰何使我為媒可則因用是往逆矣愚按天子雖無親迎之禮然祭公謀於魯則當復命於王然後遣於宗廟以明逆后之重今使魯為媒而用是往逆輕褻王配如此何以示正始之道哉故書若祭公之私行而以逆后為遂事以深譏之

###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相王后也季字姜姓。公羊傳其辭成矣則其稱紀季姜何自

我言紀父母之於子雖為天王后猶曰吾季姜劉氏傳自歸者言之王雖有命未見宗廟則不敢與也。不敢與恭也。公羊傳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傳凡諸侯之女行唯王后書胡氏曰不盡書者唯過我與來告則書之也。夏四月

### 秋七月。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曹伯欲朝魯有疾不能行乃使其世子射姑奉命代已行朝禮於魯凡為人子立不中門坐不主與不敢乘父之車示民有尊也。今曹伯有疾世子為國之本不使之朝夕視膳以尼姦邪窺伺之端而令弃國忘父越竟仇禮以朝魯相夫春秋於相方以誅亂賊之事望諸侯今曹伯之使世子世子從父之命揆之於義無一可者春秋所以直書而深貶之蓋經有從同同之例射姑之朝相當以滕子穀綏鄧吾離之例推之而知其父子之悖

林氏別

春秋卷二

七

呼

人倫且忘其國家之大計也

### 十年春王正月

胡氏曰相無王今復書者十盈數也天道周人更與齊鄭故公獨往而不遇愚按書三國來戰衛亦與焉則背信在衛直不告魯誤相公至挑丘耳春秋為國諱取故言至挑丘而不相遇穀梁傳所謂弗內辭也

天人矣十年書王紀常理也

### 庚申曹伯終生卒。

### 夏五月葬曹相

### 公。秋公會衛侯于挑丘弗遇。

挑丘衛地杜氏註公與衛侯為會期中背相公

更與齊鄭故公獨往而不遇愚按書三國來戰衛亦與焉則背信在衛直不告魯誤相公至挑丘耳春秋為國諱取故言至挑丘而不相遇穀梁傳所謂弗內辭也

### 戰于郎

傳齊衛鄭來戰于郎我有辭也初北戎病齊諸侯救之鄭公子忽有功焉齊人餽諸侯使魯為其班魯以周班後鄭

鄭人怒請師于齊齊以衛師助之故不稱侵伐程子曰來戰于郎三國為主劉氏曰來戰者外為志乎戰也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所謂為志

乎此戰是也愚謂此義施於戰而為主者皆可通矣謹按春秋以主客之辭辨用兵之曲直殘民之重輕其臯魯而書公及諸侯戰者多矣若

今年郎之爭直以三國來戰言之蓋魯相之當討固有臯極惡足以聲而致討齊衛鄭之君既不能奉天討而與之會盟矣今反徇私欲爭



之八月壬辰陳侯躍卒厲公也去年與柔盟于折不書葬魯不會不恤同盟也公會

宋公于虛。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傳宋成未可知

也故又會于虛又會于龜今按虛龜皆宋地蓋相公欲成宋之急而屈已連往宋地與之為會不知人之心不親非屢盟數會之所能回也故春秋詳書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與人交之以譏之

道忠信誠懇本乎中則有不期合而合者其人非有是心則其相與也不過以利合而一旦爭小利則相視忽如仇敵然公之見弃於宋而盟鄭其離合正如是春秋詳書之以見王政不行諸侯放恣魯相宋莊鄭厲皆以篡國而立交政盟會紛紛離合惟利是視煩盟瀆信祇以長亂

王法之所必誅而不以聽者也。丙戌衛侯晉卒泰山孫氏曰誦丙戌羨文十有二月

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兵法曰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憤兵兵憤者敗魯相鄭突

此役是也鄭突藉宋之力以篡國宋人責賂則背之而結魯魯相為突比與宋會盟及宋亂平曾不及已遽然連鄭以伐之故書及鄭師伐宋

尋常殘民暴骨兩辜之也不言敗為內諱也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已巳及齊侯

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趙氏

曰內兵以紀為主外兵以齊為主蓋齊與三國之師伐紀欲滅之公與鄭救之而勝也胡氏曰紀弱而遇齊以無道加於已必有引咎責躬禮

義辯諭之文猶不得免則固封疆效死以守將必有能伸之者今紀不如此憤然藉魯鄭以勝之小國之勝禍之首也況為之援者乃弒君之

賊篡國之人乎然則紀之不能保國蓋自此戰始矣此春秋主紀之旨也衛侯晉未葬而稱爵以從金革取敗衄蓋此即朔與兄伋壽爭國者

志於立平其位忘哀戚之心比事直書惡自見矣戰稱帥師者故序列君臣敗稱師重衆也三月葬衛宣公

方與衛戰往會其葬怨不廢義也。夏大水陰盛之災秋七月。冬十月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厲公也與比年連兵戰伐修怨故來求好

而相往無冰常燠也二之日鑿冰沖澇乃周正建丑之月固陰沍寒

會之無冰之時而不冰陰不能成物之災胡氏曰政治縱弛不明

之所夏五無月字鄭伯使其弟語來盟春二君會于曹矣又使語

來游監以申國要約稱其第語譏其  
龍愛同氣使之交政失友弟之義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御廩者粢盛  
委之所藏也  
乙亥嘗  
四時之祭常事耳今書者壬申有御廩災之  
變以先格王正厥事之誠心必遇災而懼未

可以遽有事于祖考况祭祀用夏時此八月乃夏之六月未當時祭何  
為汲汲然以四日之間遽舉嘗祭乎以是觀之則其無誠敬之心而所

以供粢盛者苟簡蔑裂槩可見矣此春秋所以特書壬  
申御廩災乙亥嘗以責其奉宗廟之不誠且不敬也  
冬十有二

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

陳人伐鄭  
傳宋人以諸侯伐鄭報宋之戰也焚渠門及大逵伐東  
郊取牛首以大官之椽歸為廩明之椽以者行其意也

鄭突賴宋之力得入篡國歸而背其路宋人因此與為仇讎魯相平之  
宋人不從鄭遂與魯伐宋為丁未之戰宋以鄭突入用其寵而背之且

至見伐積其憤怒乞師於齊蔡陳衛以行其意蓋師雖四國之賦而左  
右死生惟宋人之為聽比於平日諸侯各率其師以伐人者又不同故

春秋書以以別之如左氏傳載則鄭之廟市四郊無不殘破以逞宋人  
之憤夫國以師為本而王制兵師為尤重今宋不反其黨庶孽徇貨賂

之失而擅用列國之兵以泄其私忿四國輕以兵假人而使之逞志聖  
人所惡蓋有甚於樓諸侯以伐諸侯者此春秋特書曰以以見宋與四

國之舉不  
可勝誅也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古者諸侯  
有功則車

服以庸蓋王之五路自同姓以下其用之皆有等差非諸侯所得而私  
為况可以天子之尊而下求於列國乎天子之畿內方千里租賦所入

足以待諸侯諸侯之九貢亦無有以車供王室之用者上越禮以求之  
下違法而供之則示貪風於天下開賄道於邦國其失自上非小故也

故特書天王使家父來求車則周室微弱號令不行所求無藝以取輕  
於諸侯家父為大夫而無所正救奉使侯國自取辱命之舉具見矣

三月乙未天王崩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  
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以告祭仲

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夏突出奔蔡○聖人之大寶曰位蓋天子  
至尊而諸侯次之孟子論伯夷柳下惠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

諸侯有天下聖賢貴於得位以其足以恢弘斯道潤澤生民是以謂之  
寶其次中才之主苟能制節謹度用賢治民自足以守其社稷何至位

南面之尊秉一國之權而為臣民之所逐哉故凡為國君而失位出奔  
者春秋皆以自出書之所以舉其道之自失邦之自喪非臣民所得而

逐之也其書爵而不名者卑輕惡淺雖曰失道而尚可以待其改過自新則其位為未絕若突以庶孽奪嫡固不可以有國又初與權臣比而篡位又與親戚謀而欲殺之為反覆盜賊之計以自取亡蓋王法之所當誅故特書其名以絕之也

### 鄭世子忽復

歸于鄭 世子忽自十一年五月莊公卒而立至九月奔衛五年于外乃得復歸不從衛侯朔衍之例稱爵乃稱世子者忽之所以得歸者以其嘗為世子也所以不稱鄭伯者以其不能君也故程子曰忽稱世子本當立者不能保其位故不爵劉氏曰書復歸諸侯之

### 許叔入于許

許叔許莊公之弟隱十一年齊魯鄭入許莊公也 奔衛鄭莊公使其大夫奉許叔居許東偏許乃

先王封建之國叔既當立宜請于天子告於大國以復先君之位乃不能以大義自信今因忽突之爭竊入其國稱叔而不名著其當有國入者難詞以其進無王命退非父授夫諸侯進以正乃可以正邦公會因亂竊入己之不正無以正乎人故書入以見義有所不受也

### 齊侯于艾

艾公羊作鄆穀梁作蒿○傳謀定許也入許之役實鄭而同時既入之後齊魯俱進而不受乃與鄭人今鄭既亂不能

### 邾人

有則齊魯遂為之謀○定許叔之位此許之所以復存也

### 牟人葛人來朝

牟國今登州牟平縣葛古葛伯國今拱州寧陵縣諸侯來曰朝此即三國之君矣乃人之者公

大五十一

春秋卷二

十一

疏

羊傳以為夷狄之也何氏曰桓公行惡而三人朝事之三人為眾眾足責故夷狄之謹按朝相多矣春秋獨於滕貶稱子穀伯鄧侯名之邾牟葛人之者蓋滕子先諸國而朝穀鄧自遠而至此三國者以諸侯之貴旅見於惡人之朝以重天子之禮事亂臣賊子聖人安得不憫入心之失正懼天理之淪亡而深誅之與故特貶三者以示法而其餘則從同也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行天子之賞罰而五刑五用不加於貴賤尊卑憤然倒植若此之徒則所謂亂臣賊子懼者為虛言矣

###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櫟在

陽翟縣今屬頓昌府鄭別都也○傳鄭厲公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十七年高梁彌弒昭公而立公子亶十八年齊人殺子亶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莊十四年鄭傅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納厲公厲公入又昭十一年申無宇對楚子虔曰鄭莊公城櫟而置子元焉使昭公不立由是觀之則害于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謹按春秋止書鄭伯突入于櫟而自此以後忽疊儀之事皆不書者書櫟所以見大都耦國既入于此則鄭國之命已制於突與入其國都蓋無以異特書入于櫟而略其入國者亦所以謹亂之所從生而俾為國者必明於臂指運動之勢謹於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之禮又以見忽疊儀之為君者末矣而不足紀此春秋所以為簡嚴之書也

### 冬十有

### 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鄭

袤公羊作後○杜預曰袤宋地

在沛國相縣西南。傳會于袤謀伐鄭將納突也弗克而還穀梁傳地而後伐疑辭也非其疑也胡氏曰昭公之與突是非邪正亦明矣然昭公雖正才不足以君國復歸于鄭日以微弱厲公雖篡其才足以結四鄰之援既入于櫟日以盛強諸侯不顧是非而計其強弱始疑於輔正終變而與邪穀梁所謂非其疑者責其疑於為義而果於為不義相與連兵動衆納篡國之公子也故詳書其會地而後言伐以譏之也謹按魯相宋莊衛朔皆以不正得國其為突謀乃水流濕火就燬之意獨陳侯疑之耳然寡不勝衆所以疑而遂合也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謀伐

鄭也於此又激蔡而與同事黨益張矣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

伐鄭

杜氏曰蔡常在衛上今序陳下蓋後至呂氏曰當時諸侯皆以一切強弱目前利害為先後不復用周班也程子曰突善結諸

侯故皆為之致力屢伐鄭也愚按自鄭突入國之後即比魯而仇宋及其出奔乃能使魯與宋自冬及夏悉力伐鄭所謂善結也衛侯朔與母構兄亦姦惡之雄今復曰惡之合陵蔡侯而居其上春秋比事直書以見當時王政不行霸者小人恣橫恃其強衆凌暴寡弱可畏如此及威文之興而後少抑焉當是時雖欲不與齊晉其可得乎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孫氏曰助篡奪

春秋

春秋卷二

○主

○主

正踰時而返

冬城向

下有十一月即夏正九月不時也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

奔齊

傳初衛宣公承公夷姜生急子屬諸右公子為之娶于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公夷姜縊宣姜與公子朔

構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彼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公羊傳衛侯朔河以名絕曷為絕得罪于天子也。愚按朔立已五年二公子不能獨逐之必因其陵蔑天子周室欲討而後二子得以行其志所以莊六年王人子突救衛公羊氏之說其必有所傳矣朔殺兄奪國王命絕之故名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平齊紀且謀衛按公十三年會紀侯敗齊師以益其怨今乃盟之豈足以釋憾又朔得罪于天子而欲納之一動而二失也黃齊地

二

月丙午公及邾儀父盟于趯

傳作會公羊穀梁並作及今從之。高郵孫氏曰及

內為志會外為志儀父附庸之君非敢盟公欲與之盟耳此當以及字為定趯魯地

五月丙午及齊師

戰于奚

不書夏闕文。穀梁傳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今按不書敗者以背盟與兵而殘民敗師諱之也。

六月

丁丑蔡侯封人卒

也。相侯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

蔡

傳相侯卒蔡人召蔡季于陳秋蔡季自陳歸于蔡蔡人嘉之也何氏曰蔡侯封人無子蔡季當立封人欲立獻舞而疾季季辟之陳

封人卒反歸奔喪無怨心故稱字而賢之劉氏曰季之夫權也若季者道足以與權而不亂力足以得國而不居遠而不攜邇而不逼者也今

按復國於危疑之際考之書法惟蔡季為善以其潔身而去一無爭心念念宗國聞召即歸能遠禍於未然不悻悻以為高其去就合宜故春

秋貴之劉氏

癸巳葬蔡相侯

陸氏曰按史記世本左氏蔡之諸君皆謚為侯經皆稱公者以

其私謚與僭同也惟蔡相稱侯蓋告王請謚王之策書則云謚曰某侯諸侯國史因而紀之故特書之明得禮啖氏曰蓋蔡季之賢請謚於王

也劉氏曰稱爵禮也稱公非禮也稱爵者誅之於天子者也稱公者非誅之於天子者也賤不誅貴切不誅長天子崩誅於郊諸侯薨誅於王

大夫卒

及宋人衛

伐邾

邾公春與齊邾盟既而皆背之戰

日刑牲詔神玉帛交錯弃如敝屣蓋其為人瀆信而好亂不仁而佳兵人理滅矣宜其不踰年見殺於齊也

冬十月朔

大上四

春秋卷二

十三

卷

日有食之

不書日失之也

十有八年春王下月

高郵孫氏曰正月有王相公之終也弒君之賊無可赦之理不見誅於一

時當見誅於歲月不見誅於其生當見誅於其死不見誅於終身當見誅於萬世

公會齊侯于濼公與

夫人姜氏遂如齊

傳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

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今按書濼之會不言夫人者夫人不與行會禮也如齊不言及而言與者夫人伉也所

以見夫不夫婦不婦進退制於夫人也故劉氏以為猶曰匹夫匹婦之相與云爾凡事之異於常者禍之所從起故觀公與夫人姜氏如齊之

書即見其違男女之常經而禍亂之所從生斷可識矣此聖人謹禮於微慮患於早之意不可不察也

夏四月丙子

公薨于齊

傳夏四月丙子齊侯饗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公羊曰於其乘焉拉幹而殺之也魯人告于齊曰

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春秋書魯君見弒之例有二在內則不書

地以存其實在外則不容不書其地而以上下文之特異者見之此先書公與夫人姜氏如齊而明年書夫人孫于齊又莊公不書即位則

不明書齊人戕公而相公之不得其死已昭然於書法之間矣蓋本國之事書之與他國同則非所以見尊君親上之意是以雖相公之見殺不得而不諱然又當存不沒其實之意以示後世之傳信故曰婉而成章也

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己丑葬

我君相公

葬稱我君而後舉謚趙氏以為臣子之敬詞蓋明言我君以舉其新加之謚然後其詞恭且順不然則恐涉他

國君而近於不敬矣公羊傳賊未討何以書葬讎在外也讎在外則何以書葬君子詞也蓋國有強弱勢有逆順今齊強於魯而天子既不舉九伐之法諸侯亦未有以方伯之事自任者故君子量力且假使書葬於可復讎而不復然後深責之也



春秋卷第三

張洽集註

莊公

名同桓公子母文姜謚法勝敵克亂曰莊

元年春王正月

不書即位桓公見戕於齊固不及有立子之命莊公之生雖以適冢書於經然繼承之初創鉅

痛深異於他公不但當請於王即位而父之仇未討亦當告于天子以國事委冢宰而專以討賊為事今泰然居之曾不以父之無辜見殺於鄰國為念但與桓公之初立不同耳是以削其即位蓋莊公之不書即位比於相宣之特書者固未至此而以人子之心處莊公之時當知莊之無志又非隱閑傷之比也  
看二月夫人孫于齊 夫人文姜魯人責其與聞乎故於是出奔左氏謂不稱姜氏絕不為親禮也穀梁子曰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於人也以言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也

春秋卷三

七

不若於言者人絕之也臣子大受命蓋文姜之臯上通乎天為魯之臣子者原先君見弑之臯固難以嗣君夫人所出而以恩揜義故斷以大義而去姜氏以絕之所以  
七穆而重本也古之聖人為禮有等衰制服有輕重三綱之設以

夏單伯逆王姬

逆左傳作送考之春秋之例非也况築館在秋如單伯果以天子大

夫送王姬必俟館成之後方至魯豈得預書之當從公穀作逆○單伯魯大夫不書名氏蓋周禮所謂公之孤四命也魯大夫而逆王姬者當是時王姬嫁于齊天子不自主昏而使魯主之王姬先至于魯然後往成禮于齊故魯大夫往逆于周也公羊氏曰逆者何使我主之也曷為使我主之天子嫁女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諸侯嫁女于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此古者王姬下嫁之常禮也常事不書而此特書之又  
不書如京師逆王姬穀梁氏曰其義不可受於京師是也躬君弑於齊使之主昏與齊為禮其義固不可受也春秋書此所以著魯居斬衰而主婚姻已非禮之常而不可不辭矣况王室之女下嫁齊侯而齊乃寢苦枕戈不可同天之讎柰何與之主婚於此見魯之君臣無復讎之心而國之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築館所以待王姬之舍以俟齊侯之逆也於廟

則已尊於路寢則不可小寢則嫌故必改築然魯主王姬前此必有其所今特築于外者當是時知仇讎不可與接昏姻又衰麻哭泣不可

於吉事故築于外也然在平日為可耳桓公弒於齊未及一年其劍鉅  
痛深當百倍於先君正終之日又可以于外為安而命國人以築齊王  
姬之館與春秋所以詳書而著其忘父親讎之罪也

###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榮叔周大夫榮氏叔字錫賜也桓公已終而賜之命蓋莊公主王姬之昏故親

魯而寵嘉其父遣使賜之策命若昭七年衛襄公之卒王使成簡公追命衛侯之比也夫五服五章謂之天命者誠以命德討臯上合天心然後足以昭示至公勸善懲惡今桓公之弒隱在王法有賊殺其親之臯乃司馬九伐之所宜加周王非特不能討又以惡為善示以褒嘉故春秋之例王必稱天而此年特去天而止書王以見王之不能奉若天道趙氏以為寵篡弒以瀆三綱也得春秋之旨矣

### 王姬歸

于齊王姬來而不書至別於魯之夫人也書歸著莊公之忘親釋仇主婚而成禮也逆于京師築館于外而不書歸于齊則有本無末無以見莊公忘仇之實矣

### 齊師遷紀邢鄆郟

杜氏註邢在東莞臨朐縣東南郟在朱虛縣東南北海都昌縣西有訾城○齊師紀故徙其三邑之民而取其地齊圖紀父矣今始遷三邑其民少○嚴者迫遷之取其地而實以齊之民故稱師而書遷至是紀之力不足自守駸駸於滅亡矣

##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夏公子慶父帥師

### 伐於餘丘

慶父莊公之庶兄於餘丘公羊曰邾之邑也或曰小國而此者其曰於餘若曰於越然未詳孰是○

莊公之立寢苦枕戈莫先於率一國以同仇於不義之齊捨是而命將帥師先有事於無臯之小國兵興無名而公子慶父以尊屬得兵柄亦見於此莊公是時年才十五慶父得政以制一國之權軍政之本既失而權移於下以成異日子般閔公篡弒之禍故春秋詳書以譏之胡氏曰魯見弒者三君隱般子惡皆以暈慶父仲遂先制其兵而後得以成篡弒之謀由辯之不早辨也豈不信哉

### 秋七月齊

王姬卒禮記檀弓曰齊告王姬之喪魯莊公為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為之服姊妹之服然則王姬比於內女而書卒禮之

常也至於舍不共戴天之讎而乃主齊夫人之喪則知有齊而不知有父莊公之臯可謂大矣故自單伯逆王姬以至此章特書屢書辭煩而不殺以正其洪汨大倫誣滅天理之臯所謂婉而成章也

###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

齊侯于禚禚齊地公羊作郟下同○傳曰書姦也趙氏曰姜氏齊侯之惡著矣亦所以病公也曰子可以制母乎夫死從

子通乎其下況於國君君者人神之主風教之本也不能正家如正國何若公者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督下車馬僕從莫不俟命

夫人徒往乎夫人之往也則公威命之不行哀戚之不至云爾謹按齊狄孔子之刑書也觀春秋書法如此則以孔子而當周公之任正文姜之罪必不免於管蔡之誅矣

### 乙酉宋公馮卒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溺不氏與無駭挾同伐衛為納朔也命將出師

會仇讎而納衛侯朔蓋不待貶絕而惡見矣

夏四月葬宋莊公。五月葬桓王

王以魯桓公十五年崩至此七年乃葬劉氏曰慢也夫喪不過三年天子七月而葬此送終之大事禮經之不可進退者也及是周室衰微隱三年平王崩賻葬之禮諸侯莫之或講而王室反遣使下求於列國隱公復不往會其葬周室之喪禮至此掃地盡矣方喪之制自舜二十有八載之後三代用之至於此時則不待漢文之短喪而已先亡矣今桓王七年而不葬者必久喪以待諸侯之至魯人聞喪期不過遣微者往會之耳所以既不書公如又不書卿大夫往而止記桓王之葬也同軌畢至之禮既不復行於是諸侯惡其害己而去其籍先王之喪禮僅傳於後世惟有士喪既夕二耳可勝惜哉孔子序書而存顛命康王之誥作春秋而於此曰葬桓王周室之盛衰可以參見矣

### 秋紀

季以鄆入于齊

季紀侯之弟諸侯之弟例稱字鄆紀之邑杜氏註在齊國東安平縣今鄆州之境也齊欲

本紀

春秋卷三

〇三

節

滅紀元年又遷其三邑紀侯力不能抗欲去其國故使季以鄆事齊請後五廟當是時王政不行霸者未作強大吞并無道肆行小國不能校巽辭下敵以存宗廟至於此以先王之建國而宗祀之存反聽命於強暴春秋所以於此無譏焉而書入以志其難蓋閔之也

### 冬

公次于滑

公羊穀梁作郎。杜氏註滑鄭地在陳留襄邑縣西北或曰今滑州也。傳公次于滑將會鄭伯謀紀故

也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公以姻親之故閔紀之難已在朝夕而度其力終不能救故次師于滑將以鄭之不會而辭于紀耳非實有救紀之心也彼於父之讎尚忘之而不圖豈真有心於存紀哉故書次于滑見師出無名以深譏之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享公穀作饗。

祝丘魯地享燕兩君相見之禮享有體薦所以訓恭儉燕有折俎所以示慈惠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闕夾谷之會齊侯欲享魯君夫子猶以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拒之豈齊侯文姜可以行之於祝丘乎假先王之禮而為禽獸之行大亂之道也漢人有云淫亂之漸其變為篡文姜之行瀆亂周公之禮多矣魯人習之三十餘年卒至於子般閔公兩君見弑而後止聖人作易以閑有家為家人之始垂訓遠矣

三月紀伯姬卒

穀梁傳外夫人不卒此其言卒何也吾女也適諸侯則尊同以吾為之變卒之也蓋諸侯

絕傍期其姑姊妹女子嫁於諸侯則尊同其卒也為之服大功九月然不必皆書此為紀侯去國而伯姬葬於齊侯因魯事以備當時之變也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齊襄公陳厲公鄭伯突也三國遇垂謀取紀也紀侯

大去其國紀侯不能下齊遂以國與紀季去之以違齊難大去者是以異於失地之君而不名不與其去而不存是以書叔姬歸鄆而不錄紀侯之卒明其為君之末矣愚按紀之本末自桓之五年書齊鄭如紀以至元年三年凡關紀之存亡者一一備書之以見齊鄭圖紀之淺深有漸而卒成於今年也紀之圖存雖其間不能無失然而困於強暴之陵迫委宗廟於其弟而後去之故特書大去而不曰出奔所以責強大閔小弱而寓興滅繼絕之志於言意之表也六月

乙丑齊侯葬紀伯姬齊襄欲滅紀雖其夫人尚在殯而迫逐其君以去之其惡大矣尚以禮而葬其夫人君子以謂豺狼之行而為婦人之仁加刃於人而以手撫之斥言齊侯以賤之也秋七月○冬公及

齊人狩于糒公羊穀也糒部○公羊傳公不當與微者狩蓋齊侯也齊侯獨於此譏者譏其一以例其餘蓋通讎之舉俱重不可勝讎而尤莫重乎與讎狩故於此一譏而其餘從同同也

五年春王正月○夏夫人姜氏如齊師言齊師則齊侯在焉

曰如以見魯道有蕩而夫一之行往來恣縱詩人所以有載卿也秋邾犁來來朝邾左氏作倪犁公羊

穀梁作黎○邾蓋附庸國即小邾也杜氏云其後數從齊桓以尊周室王命以為小邾子東海昌慮縣東北有邾城犁來名也常山劉氏曰夷狄附庸例書名犁來能脩朝禮故書曰朝蓋於此已能自進於禮也今按宋仲幾云滕薛邾吾役也則邾蓋宋之附庸非夷狄也而不得與邾儀父同稱字者臨江劉氏以為未成國謂之邾其或然與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納惠公也穀梁傳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人諸侯所以人公也其人公何也逆天王之命也

六年春王正月壬子突救衛正月公羊穀梁作三月○衛者奉天王之命以存黔牟而拒朔也朔搆兄篡國天討之所當加而子突能奉王命以救之春秋一經王旅之出而合司馬九伐之法者惟此一事所以雖微者帥師而書字以褒之也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名之又書突同篡逆之舉也聖人特入伐衛諸侯於先又褒子突於後正名分以示天討之當然誅黨惡以舉諸侯之同逆而於此書衛侯朔之入國則

春秋卷三

○四

閔暴行之放恣憂正理之不明者為如何哉自是而後又十餘年齊桓始霸然後諸侯知所一而百餘年間尊卑正否之權尚有所寄然後知二霸之作爲小補於世變之盛衰也

**秋公至自伐衛**  
書至與公至自唐之意同王誅若行齊魯宋衛皆當誅之臯故書

**螟**  
齊人來歸衛俘  
二傳作寶胡氏曰按商書遂伐三醜俘厥寶王則俘者正文也寶者釋辭也○傳文姜請之也衛俘衛朔所賂諸侯之貨寶齊人首惡故主受衛之賂而分於黨惡助亂之國文姜又取以爲己之功亦足以見齊襄之淫縱貪黷操貨賂之權以迷惑人心者乃元惡大憝有王者作則諸侯之不待教而誅者也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傳齊志也○杜氏註防魯地遠至魯地齊侯之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志也

梁作昔隕公羊作昔隕公羊作實○恒星經星也經星不見夜明也杜氏以長曆推辛卯四月五日光尚微蓋時無雲日光不以昏沒如雨者言衆多不可爲數也○王運將終而霸統方作之祥自此堯舜禹湯文武之紀綱法度掃滅○書胡氏曰漢成帝永始中亦有星隕之異而五侯擅權賊莽居攝此天示象於上而入事之必應者也

**秋大水**  
書大爲異非常也蓋文姜象於上而入事之必應者也

**無麥苗**  
穀梁傳麥苗同時也周之秋今五月麥熟苗將秀因水漂盡民食之絕有國之大事故書

**冬夫人**

**姜氏會齊侯于防**  
穀齊地杜氏註濟北穀城縣今屬鄆州東

自二年至今詳書于策敵苟載驅錄於齊風與衛之鶉之奔奔墻有茨諸篇論其時世皆一時之事魯衛先王之後婦行放逸同播其惡於萬民故詩謂之變風夫子曰二國之政兄弟也蓋不特周公康叔之盛而其世衰俗末政之陵夷亦相似如此閔公之篇慶父亂魯齊幾取之與衛之滅適同其時聖人以魯之事已詳於春秋故不復錄魯詩而齊詩之及魯事者以不刪而見之夫二南之風后妃不待閑而其德足以化天下後世閑有家之道廢而亡國敗家之禍同一軌轍詩易春秋之旨蓋相爲表裏學者不可以不考也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次止於外而過

信宿也俟者杜氏以爲待陳蔡同伐邾也  
**甲午**  
次止於外而過

**治兵**  
治公羊作祠○又次于外而與國不應衆心不一則有失伍逃

兵之本矣雖欲治之其將能乎  
**夏師及齊師圍邾邾降于**  
書曰治兵治者不治者也

齊師

師公羊作成○陳蔡不至故會齊以圍之書及內之志也據左  
將而出矣魯與邾皆文王之昭蓋同姓兄弟之當親者莊公志親而志  
於取邾始擇易制之陳蔡與之同事而陳蔡不來然後不得已而要齊  
以圍之所以邾不服魯而寧降于齊春秋直書以見其從讎而貪利資  
人以虐小二國同役而不同心敵遂得以間之魯師之出大無功也故  
略公而書師以以 秋師還 常山劉氏曰春秋書魯用師未有如是  
著輕用民力之辜 不稟天王之命無故次郎可謂無名甲午治兵可謂贖武圍邾而邾降  
齊可謂無功歷三時而師還可謂害民夫逆天道親仇讎固同姓勦民  
力與國不信伐國不服故聖人備書之以見其惡胡氏曰春秋正例君  
將不言帥師則以君為重今莊公親將其及其還皆不稱公及不書公  
至重衆也輕舉大衆妄動又役以勞民毒衆至是師  
為重矣故皆不書公以著其辜此輕重之權衡也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

無知公孫也 不書民

與暈州吁同例舉於此 稱氏從同同也○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成  
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小其戍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  
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繼之  
二人因之以作亂十二月齊侯田于貝丘反徒人費馮馮于門伏公而

春秋卷三十一

六

出闕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于階下遂入殺孟陽于牀曰非君也不類  
見公之足于戶下遂弒之而立無知齊襄之見弒以禍本言之則公孫  
無知之配嫡已積漸於僖公之時而襄公之惡積而不可揜如抗王伐  
衛殺魯相公色荒禽荒耳 小人以至禍發蕭牆身殲賊手考襄公即  
位以至於今春秋所書齊事無一非亡國戕身之媒所謂積不善之餘  
殃者也徒人費石之紛如死而不書逢君之惡比而不周胡氏所謂死  
不償責者也或曰州吁無  
知不氏亦無駭挾之比也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初無知虐于雍廩春雍廩殺無知雍廩  
殺之而以討賊之辭稱人者弒君之賊

人無貴賤皆得殺之所以尊  
君父廣忠孝而誅惡逆也

公及齊大夫盟于莒

公穀並  
作暨○

社氏註莒魯地琅邪緡縣有莒亭今之沂州承縣也○大夫齊之宰  
當是時齊無君蓋卿大夫總己以聽者也稱大夫以其任一國之事而  
表異之故不名也與文七年亳之盟趙盾書大夫同公欲納糾故及大  
夫盟以定其約當是時齊國無君而為之立嗣繼絕其德厚矣然志不  
共戴天之怨而施德焉聖人明著之而繫以

夏公伐齊納糾齊

小白入于齊

左氏作納糾今從公羊穀梁作納糾按正義云今  
定本乃有子字則知左氏在本亦作納糾矣○春秋

善鄭忽及突曹羈及赤并此書糾及齊小白皆所以別嫌疑明正否也  
小白與糾之正否程氏論之詳矣莊公忘齊之仇而納其公子又所奉  
者不正故特書納糾以舉之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無知

已誅可以葬矣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杜氏註乾時齊地時水在樂安界歧流旱則竭故曰乾時○傳師及齊  
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戎路傳乘而歸秦子梁子以公旗辟于下  
道皆止○春秋書及而沒公又不諱內敗蓋復讎而敗雖敗亦榮故不  
為內諱獨莊公非有復讎之心而納不正以取敗故諱公以貶之也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

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以歸言於公而以為相  
春秋於上書糾正小白子糾之分也今書子糾而書取書殺之舉齊人  
也糾者齊相之天倫也以其不當爭而爭立則為舉以其骨肉之至親  
則不可殺為齊侯者當列其舉上告天子下告魯人且明示親親之義  
而全其生則恩義兩得矣殺兄弟當目君而舉齊人者廢立之際殺  
生予奪寄於當國大臣之一毫釐之差霄壤之繆今齊大夫始以糾為  
先君之子而盟欲立之謀不審於初已為舉矣及桓公得國又不體其  
君天倫之恩從議親之辭以赦其舉而必殺之廢興生死輕率甚矣故

扶危

春秋卷三

〇七

疏

加子於糾又書齊人書取書殺則舉國之君臣同責其忘恩失義之舉  
也夫天倫之重苟未至如管叔之得舉於宗廟先君與天下之民則必  
當以親而全其生此聖人以至公之心示後世斷國論之權衡異於私  
天下為己有欲絕亂本禍推刃先君之遺體者不可不深察也

冬浚洙洙水在魯城北齊伐魯之道也魯雖殺子糾而猶有畏齊  
之心故浚而深之以備齊師之至春秋書此以見其不能

明政刑結人心使大國畏之而重勞民力務以深險自守不知  
困民於無益古人徹彼桑土綢繆備戶之計不如是之陋也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書敗某師而不書  
戰惡詐戰也用民

力以戰爭古有司馬車戰之法定日刻期兩陳相向以決勝負雖敗而  
奔亦無多殺之禍若詐戰則出於不意或舉衆而覆之惟夷狄遷徙鳥  
舉者不可以常法制故春秋自夷狄之外凡中國以詐勝者皆書其敗  
其師譏其待中國之人以夷狄而深惡其不仁也莊公政刑不修制軍  
無法齊師之來以詐而僥倖一勝此書公敗齊之旨也或曰長勺魯地  
而齊師至此即所謂敵加於己不得已而應者矣何以責魯乎胡氏曰

文告不修疆場無備德已衰矣況兵刃相接又以二月公侵宋

詐取勝乎故書魯為主以責之已亂寡怨之方也三月宋

以僥倖得志於齊遂舉無名之師以掠宋境此所以召郎公

人遷宿

穀梁傳遷亡辭也其不地宿不復見也杜氏註遷而取其地故異於邢遷襄陵許氏曰遷之使未失其國家以往其義猶有所難則是王澤之未竭也

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乘丘魯地今興仁府乘氏縣○傳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自雩門竊出蒙臯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臨江劉氏曰二國揚兵駐師而不名所伐欲闢利乘便快攻取之意魯又不能推忠信奉文告以止齊宋之師而出奇計詐謀以覆滅其軍次者不以義勝者不必道交讎之也

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荆楚之故號也周成王初封熊繹于丹陽今江

陵之枝江縣也自荆子熊通侵伐漢東諸侯其國始大僭號稱王今其子熊賁始敗蔡浸猾夏矣○傳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媽將歸過蔡蔡侯弗賓息侯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楚子從之遂敗蔡以獻舞歸不稱人及師夷狄之也臨江劉氏論之詳矣書以歸而名獻舞責其不仁位生降夷狄也諸侯不生名名之則位已絕矣於此見王政不行夷以憑陵中國楚自此得志中夏者二百餘年而周之子孫日以陵夷皆其有以自取之也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譚國

春秋卷三

春秋卷三

八

齊

在今濟南府歷城縣○傳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冬齊師滅譚滅者夷其社稷覆宗絕祀也譚子爵而不名以其雖失國而恥反而譚猶有興復之望也不書出國已滅無所出也齊桓方有志尊王○政於天下非特不能興滅繼絕而以私憾覆滅小國其辜大矣○薛氏曰五霸桓公為盛威陵諸侯以圖霸功首滅天子之建侯以肆威耳儒者之不道也宜哉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

于鄆

鄆魯地○傳宋為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敗諸鄆宋師再至再敗兵禍旋及其君魯雖再勝其國亦困於

秋宋大水

此外災也蓋陰盛陽微之徵外災不書此特書者宋來告魯弔之也傳公使弔之曰天作淫雨害於

災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為君憂拜命之辱此見然不廢禮與諸侯往弔主人臯己之辭蓋古意之猶存而未泯者也雖然文豈足以應天哉閔公不能踐敬之一言而以靳宋萬自禍乃董氏所謂出災害以譴告之而不知變者春秋之存災異可不察哉

冬王姬歸于齊

傳齊侯來逆共姬此所謂齊侯之夫人三王姬者魯主仇讎之昏可以辭于王而不辭

然仇已易世異於元年之新有大故所以雖齊侯之來逆而不復書止書王姬之歸以譏之也王女下嫁曾無以異於諸侯之女適人者蓋車



服不繫其夫雖以示恩愛之隆而陰陽之位夫婦之道乃三綱之所繫不可不早正故因其始嫁而一之於諸侯女歸之辭焉若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是有常禮不可紊也此可以觀抑摻而得乎義理之中者矣

###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鄆

叔姬伯姬之姊隱七年歸

于紀者紀侯大去其國之後死於他國叔姬還魯至是乃歸于鄆蓋伯姬既死叔姬實攝內事而能以國之存亡貳其事君子之心不以身之榮悴變其奉宗廟之志故必歸于鄆以終其身易曰眇能視利幽人之貞於叔姬見之矣鵲巢之德不過如此春秋可不錄其本末以示婦道之正乎

### 夏四月○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捷公羊作接○萬南宮長萬多力之士乘丘之役

公以金僕姑射萬公右歇孫生搏之歸散舍諸宮

中數月而後歸之宋人請之反為大夫與閔公搏婦人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且美也天下諸侯宜為君者獨魯侯爾閔公矜此婦人顧曰此虜也爾虜焉故魯侯之言惡乎至萬怒搏閔公絕其脰仇牧聞君弑趨而至遇諸門手劔叱之萬臂綴仇牧碎其首齒著乎門闥已而遇大宰督于東宮之西又殺之春秋取仇牧遇弑父與君之賊而能不畏強禦死於其難故書及以牡之華督以弑君名列於亂臣賊子身為元惡

祭法

春秋卷三

〇九

圭

死不償責固不得而書也

###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宋萬弑君而立子游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毫南

官牛猛獲帥師圍毫冬十月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于師殺子游宋立桓公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歸之亦請南宮萬于陳以賂皆醢之今不曰宋人殺萬而書宋萬出奔陳者歸惡于陳也天下之惡當奉天討容受其奔臯已大矣受賂而後歸之所謂肆人欲而滅天理與所謂殺其人汙其官而豬焉之意何其異哉此所以當服黨惡之臯也

###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杏

齊侯毅梁作齊人北杏齊地傳會于北杏以平宋亂今按四國稱人蓋齊桓欲合諸侯行霸事恐諸侯之未諭故未欲煩其君而使

其臣來會告以平宋亂舉霸者之事也晉悼公合諸侯于邢立以令朝聘之數而使諸侯之大夫聽命故自鄭伯之外齊宋衛邾皆稱人殆公之故事與自東遷以來王政不行下逮隱桓之世亂賊得志強暴肆行天下之心思周道之不可復見而願得賢伯之興以息亂賊制強暴蓋已久矣桓公入國今已四年因宋有弑君之亂首惡方誅嗣君新立合諸侯以定宋亂而陳蔡邾並來受命亦可見天下歸之幾如水之就下矣然威公苟能於宋萬初弑君之時舉兵討之而定其亂則不勞告諭而天下自翕然宗之亦不待今日而齊矣經書宋萬出奔陳而繼之以

此又因見桓公自  
矣幾會於始也  
夏六月齊人滅遂  
遂於氏註在濟北  
立縣。傳齊人滅遂

而戍之滅國之謗胡氏論之詳矣於此見其已亡  
惻隱之心故凡其合於仁者孟子皆以為假也  
秋七月。冬

公會齊侯盟于柯  
柯今東平府東柯縣莊公自齊桓入國屢  
與之戰雖一再勝而齊方修軍政以圖霸

魯有見伐之虞至此始及齊平齊桓亦知魯未可取故不復以用於譚  
遂者待魯公穀載曹子之事蓋魯人知桓公之圖伯因盟以求地齊亦

有求諸侯之心捐小利以收魯容或有之但公羊氏言之已過其實而  
戰國之士又從而增益之耳此亦足以見桓公之屈意以和魯皆霸術

也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將甲師少曰人。  
宋人背北杏之會

故齊帥近宋二國以伐之。程子曰齊自管仲為政莊十一年而後未  
嘗與大衆也其賦於諸侯亦寡矣終管仲之身息養天下厚矣至於秦

晉使之不競而已不強攻也。是以其功卑而易成愚按  
伐宋而同陳曹皆宋之隣不動遠國亦簡便之規撫也  
夏單伯

會伐宋  
單伯見元年逆王姬註魯大夫之貴者。魯自盟柯已平于  
齊而未從其役故因齊之討宋命上卿率師往會以示從霸

之意齊桓方興理勢當從固異於羣之會宋虜黨亂  
賊以伐無辜矣是以書會伐而不再叙諸國人也  
秋七月荆

入蔡  
按傳蔡哀侯為莘故謗息媯以語楚子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  
滅息以息媯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

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而入之觀  
此則息之亡蔡之入皆哀侯致之惟干戈省厥躬亦足見蔡自會鄧懼

楚之後非但不為徹桑土繆牖戶之謀而以婦人之故再召楚師始則  
身虜繼以國破楚能贊興兵以悅婦人當是時齊桓之業未成遂致其

橫行淮漢浸及中國故特書蔡  
之見入楚之猶夏兩著其辜也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

鄭伯于鄆  
鄆衛地今之濮州鄆城縣。傳宋服故也宋公  
親會魯卿始與為衣裳之會而齊霸略定矣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鄆

傳以為齊始霸蓋指諸侯始定而言然魯未信服而自是之後宋人猶  
或主兵衛鄭未免復叛蓋齊之霸業駸駸向定而諸侯之心猶未一也

夏夫人姜氏如齊  
文姜不如齊八年矣至是復如齊者蓋鄆  
之會魯莊不與此行殆出於文姜之意齊

侯欲求魯好以定霸業而不之拒也文姜播惡於齊襄之時桓公欲  
霸業則絕之於齊義也以欲求魯之故而不監覆車之轍豈非未聞行

侯欲求魯好以定霸業而不之拒也文姜播惡於齊襄之時桓公欲  
霸業則絕之於齊義也以欲求魯之故而不監覆車之轍豈非未聞行

侯欲求魯好以定霸業而不之拒也文姜播惡於齊襄之時桓公欲  
霸業則絕之於齊義也以欲求魯之故而不監覆車之轍豈非未聞行

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為之法乎此孔門所  
以不道霸者而春秋特書以累齊桓也

**秋宋人齊人邾人**

**伐邾** 邾公羊作兒。按傳諸侯為宋伐邾蓋小邾宋之附庸而不服宋故桓公為宋伐之宋序齊上蓋是時伯體未全正此役為宋而興亦猶伐宋之師邾人為道而序於邾之先也

**鄭人侵宋** 間諸侯伐邾而侵宋不誠於服齊而背二邾之會鄭之反覆於齊楚之間蓋始於此

**冬十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宋序齊上與伐鄭同伐鄭不止為宋而已蓋鄭不服則諸侯之心未一也

**秋荆伐鄭** 按傳鄭伯自櫟入緩告于楚以此受伐蓋齊霸未定楚之威浸及於中國自桓二年鄭已濯楚而會鄧至此三十餘年而後受兵楚之威不輕用蓋如此至是始為中國患矣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

**曹伯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公羊會上有公字左氏無曹伯今從公羊穀梁。幽宋地滑國河南緱氏縣或曰今滑州也陳自入春秋以來常列衛下今在上者杜氏曰齊桓始霸楚亦始強陳介於二國之間而為三恪之客故齊

桓因而進之遂班衛上臨江劉氏曰同盟者何般同之盟也古者諸侯之於天子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般見曰同盟之禮見於覲禮為壇祀方明方伯臨之古者六歲而會十二歲而盟桓非受命之伯也假同盟之禮率諸侯以尊天子蓋自是始霸也

愚按齊桓欲霸諸侯至是威行信立而諸侯宗之為盟主不待天子之命而中國之不至者寡矣古者方獄有同盟以示其考禮修德以尊天子之意桓公至此以諸侯既授以事而霸業定因舉是禮約束諸侯周以掩其無王命之舉與伐楚而舉召康公之命相似自此欲制諸侯而脅從之者皆稱同盟其無王命假古誼以制與國一也而善惡則各繫於其事焉穀梁稱桓公未嘗有歃血之盟而孟子於葵丘之會亦曰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夫子所謂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此蓋其衣裳大會之始也魯莊與盟已而背之諱不書公者蓋上無天子下無方伯非桓公出而尊周攘楚則中國之民必不免於被髮左衽之禍此同盟于幽之書所以舉魯而與齊也揚雄以習亂為春秋不得已而與齊晉蓋得春

**邾子克卒** 克儀父名稱子者蓋齊桓請王命以秋之旨矣

臨江劉氏曰未成國曰邾儀父既成國曰邾子克成國而後書其卒記其葬未成則否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 詹公羊作瞻下同。詹鄭大夫叔詹也不氏與柔濁同執鄭

詹討鄭伯不朝齊之罪當書齊侯而稱人以非伯討賤也諸侯不顯不能修德以來之而執其大夫則小國之從齊皆出於力不膽而非有心悅誠服之意

### 夏齊人殲于遂

殲公羊作殲。傳遂因氏領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成醉而殺

之齊人殲焉今按十三年滅遂置戍今乃見殲於亡國之遺氏蓋絕滅社稷以及其君慮其民之思舊主而以兵力強制之不知彼心不服吾力稍怠必有出於意料之外者蓋王者之道貴於興滅繼絕而齊之滅遂不止於殺一不辜而已故聖人於此不言遂人殲齊戍而特書其自

殲所以伸遂人以死復讎之志而著桓公之不仁以至於自殲其衆也

### 秋鄭詹自齊逃來

執

國大夫踰歷三時不令其服臯而去致防閑弛慢國囚亡逸齊之臯也奉命以使霸國有臯不能即刑奉身逃竄同於苟免之匹夫無大夫之行失節辱國詹之臯也同幽之盟守信不篤為逋逃主以取代於霸主魯之臯也片言而三臯著春秋簡嚴於此可見

### 冬多

### 麋

麋鹿之大者魯所有也多則為異先儒皆以害稼而記災當從山陰陸氏之說以為陰盛所感惡氣之應蓋記異也

###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不書日期俱失之也

### 夏公

### 追戎于濟西

泰山孫氏曰不言侵伐止言追者明不覺其來已去而追之也書者譏內無備也胡氏傳為國無武

大序

春秋卷三

九十二

第

備啓戎心而不知警危道也春秋之意其必未雨而徹桑土閒暇而明政刑

### 秋有蜚

蜚名短狐含沙以射水中人影中之

輒病或至於死江淮以南水濱有之魯所無也山陰陸氏曰蜚陰物也麋亦陰物也是時莊公上不能防閑其母下不能正其身陽淑消而陰慝長矣此惡氣之應也今按漢書五行志劉向董仲舒已有是說蓋麋者迷也盛者惑也是時文姜為亂於閨門之內其遺毒餘患至於哀姜卒再成篡弑之禍物類

之感天之示人顯矣

### 冬十月

###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公子結媵

### 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

程子曰鄆之巨室嫁女於陳人結以

其庶女媵之因與齊宋盟挈之以往結好大國所以安國息民以私事之小取怒大國故深臯之書其為媵而往盟為遂事愚按是時莊公昏懦文姜制國政事不修君命不重故結無復君言不宿於家之禮而以私家之鄙事參會霸之大命先私後公而無所畏與戎致討而莊公不

誅國之無政莫大於此書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如臧孫辰告糴于齊以為臧孫之私行也諸家之說獨程子為得之

### 夫人

### 姜氏如莒

為國君之母非父母之國而出入縱恣此行比於詩之所刺謂魯道有蕩齊子豈弟者抑又甚矣莊公既

無復防閑之意而執國政者無人抑又可知安得不  
成淫風而致篡弒之禍以至其國幾為齊之所取與

陳人伐我西鄙

三國書人將卑師少也鄙邊邑也擁衆於邊鄙問公子結輕君命不恭霸主之舉也惟干

戈省厥躬魯蓋無辭於討矣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文姜比年如莒春秋詳書蓋與詩之

變風相應當是之時一反關雎麟趾之化而中國之俗於是大亂夫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此春秋所以詳書文姜之行與

夏齊

大災

天火曰災書大志其甚也齊人來告魯往弔之故書臨江劉氏曰凡弔人者哀其禍而救其乏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我

我穀梁作我。齊桓於是舉讓戎狄之兵戎在徐州之域最近齊魯故先治之也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辛酉鄭伯突

卒

突鄭莊公之孽子莊公既卒即奪忽之位而篡之中間雖為祭仲所逐旋入于櫟卒取鄭國春秋不復著忽廢儀之在位所以著其不能君也故論者以為突始終能君夫篡弒竊國之人而春秋終始君之且復記其卒於位豈真與之哉所以著小人肆志亂臣賊子得以終

於其位王法不行而世之所由亂也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文姜之行惡矣而卒

以國君之母寵榮終身一用小君之禮此魯之禍所以未艾必至於莊公之終兩君弒哀姜慶父誅而後魯亂始息也

冬十

有二月葬鄭厲公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眚公羊作省。謹按書曰眚災肆赦怙終賊刑

孔氏曰眚過也肆緩也原其意蓋謂過而入于刑者緩之又赦之此宥過無大之意也怙終不悛賊殺刑戮之所加刑故無小之意也周官於三刺之後乃分眚災之目有所謂不識過失遺忘幼弱老耄憊愚可謂詳矣然後可以求民情斷民中此堯舜三代之法不可偏廢者後世兩失之偏慘刻者不復察其情舉過失而盡刑誅之及姑息之過如莊公者反取大臯極惡而例之於眚災以從肆赦之例怙終得志良善瘖啞此用舜典眚災肆赦之名而不察其實春秋謂之肆大眚以譏其務小惠而失大德也

癸丑葬我小君文

姜。陳人殺其公子禦寇

公子蓋世子也不稱世子未折言於天子也未誓則稱公子重王

命也殺世子母弟稱君今反稱陳人故胡氏曰陳亂無政衆人擅殺之也衆人擅殺固不得為無臯然禦寇乃君之嗣適為一國之儲貳而衆

人得以殺之則其所自處必有失其道者矣故臨江劉氏  
譏禦寇之爲人子足以殺其身而春秋略殺者之辜也 夏五月

下脫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公羊傳高傒者貴大夫也曷爲就吾

微者盟公也公則曷爲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此與及向成盟于劉其  
敵大夫以自卑輕君體以自弱去國都而汲汲於小信一也而此復以

婚姻而結盟不顧禘廟不共戴天之仇而與齊 冬公如齊納幣  
爲昏又當比事以觀而知此爲惡之大者也

按昏禮有六曰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春秋書納幣即納徵逆  
女即親迎蓋納幣乃事之成而親迎事之終故也莊公生至是三十五

年矣制於文姜過期而不娶今喪未畢而納幣圖婚又忘父仇  
禮不當親行而躬致其禮其爲不孝之辜不待貶絕而具見矣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 告于廟也春秋書至蓋原於  
書巡狩而歸格于藝祖用特

之意聖人以舉動之公往返之節質之幽明而無愧也今莊公忘父讎  
而娶其女冒母喪而往納幣以此告廟以爲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

此與他日書至不可同日語 祭叔來聘祭叔祭公之臣爲祭公  
也此事屬詞示人之意顯矣 而聘魯不言使穀梁氏

曰不正其外交故不與使也○胡氏傳祭伯來朝而不言朝祭叔來聘  
而不言使尹氏王子虎劉卷來計而不書其爵秩皆所以正人臣之義

也人君而明此不容下比之臣入臣而 夏公如齊觀社社者古

明此不爲交私之計黨錮之禍息矣 之名古制惟爲社事單出里唯爲社田國人畢作東遷而後王制漸變

祀事不存古意浸爲美觀至公二十四年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其廢  
祀典而夸愚俗非於今矣故左氏外傳載曹歲之言曰齊棄大公之法

觀民於社君爲是舉而往觀之非故業也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之受命  
焉諸侯祀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不聞諸侯之相會祀也君舉必書

書而不法後嗣何觀程子曰昏議尚疑故以觀社再往請議後一年方  
逆蓋齊難之觀此亦足以見齊相欲 公至自齊○荆人來聘

親魯以圖霸而親之不以其道也 楚自四五年来先加兵於蔡鄭而以聘使至魯已用遠交近攻之術聖

人於此書其來聘而不書使必其禮有未備者中庸曰送往迎來嘉善  
而矜不能此三代柔遠人之道也至於此時以魯而受楚之聘非有德

以懷來之彼之以禮幣至亦當審所以待之之術如班彪述漢宣戒邊  
吏之言以爲匈奴大國多變詐待遇得其情則却敵折衝應對入其  
數則反爲輕欺觀春秋止書荆人來聘亦可見所以待遇之品節矣公  
及齊侯遇于穀 爲婚姻而齊難之也不可與爲婚姻則當絕  
之不予而齊相待 蕭叔朝公 蕭今徐州蕭縣諸侯相見曰朝  
人之不以義也 書朝公以見非其地蕭之來魯

之受皆非禮也。秋丹栢宮楹。穀梁傳禮天子諸侯黜聖大夫倉士難丹楹非禮也。冬十有一

月曹伯射姑卒。○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

于扈。魯鄭地至此又盟以結其信而後許之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栢宮桷。桷椽也穀梁傳天子之桷斷之藁之

加密石焉諸侯之桷斷之藁之大夫斷之士斷本刻桷非正也刻鏤也於藁斷之外又加刻鏤之工也又曰夫人所以崇宗廟也取非禮與非

正而加之宗廟以飾夫人非正也刻栢宮桷丹栢宮楹斥言栢宮以惡莊也。葬曹莊公。○夏公如

齊逆女。諸侯無越竟逆女之禮於絕履綸逆女之書辨之詳矣然則莊公無父之仇猶不可以親至齊廷也况躬君弒於齊而舍

宗廟之守往受其女於廟乎昔晉王哀讀蓼莪之詩而哀痛終其身莊公思妃偶之合兩年之間三至齊廷而念不及於其父春秋所以詳書而誅其

心也與。秋公至自齊。公羊穀梁與孫氏言之詳矣杜預究莊公不夫哀姜好忌之情矣經以傳為按此類是也。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謹詳此

之至特異於栢公及文公以後夫人至之例而以入書之穀梁氏曰入者內弗受也娶仇人子女以薦舍於前其義不可受也愚按妻者齊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書夫人姜氏入而莊公無人子之心於奉祀祭

身之際終其身為可見矣始之不正終必致亂故夫人不祭嗣子不立魯國幾亡皆哀姜入之所致書八月丁丑見後公而至之戊寅大

夫宗婦覲用幣。夫人至大夫見於宗廟婦見於內禮也男覲大者玉帛小者禽鳥女贄不過榛栗棗脯今私曰覲夫人不可見乎宗廟則不可以臨諸臣故以私言之也。大水

夫入姜氏入而大水應之天人感應之速如此春秋所以書也。冬戎侵曹。將以納赤也曹文之昭也戎挾不正以納之齊

栢不能治所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羈繫於曹與齊小也杜氏陸氏以羈為曹之世子即位踰年而不稱爵不能君也赤不繫

國不書公子蓋疾孽也書歸言易戎力足以主之國人聽命是以不難也赤以庶逐嫡戎以裔謀夏而天子方伯不能正又著郭公

羈之不能自立乎其位比事屬辭簡明之旨可以觀矣。郭公

氏傳或曰是郭立也齊栢公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曰以其善善而

惡也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郭君善善不能用

之至特異於栢公及文公以後夫人至之例而以入書之穀梁氏曰入者內弗受也娶仇人子女以薦舍於前其義不可受也愚按妻者齊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書夫人姜氏入而莊公無人子之心於奉祀祭身之際終其身為可見矣始之不正終必致亂故夫人不祭嗣子不立魯國幾亡皆哀姜入之所致書八月丁丑見後公而至之

日多也在易歸妹征凶無攸利莊公之娶哀姜當之矣。戊寅大

惡惡不能去所以亡也  
考其時與事理或然也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女氏叔字不名天子之命大夫也陳

始來結好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惠公也在位三十一年魯不會故不書葬六

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日食陰盛陽微之徵事關天下固不

正為一魯而諸侯亦有臣民則因天變以自省如洪範五事敬謹於視聽言動思之間一失其正則咎必應之古人應天以實而不以文故高宗彤日洪範之言乃古人之所先務至如胤征與周禮鼓人大僕所載乃禮文之末耳一時遭變禮文固不可廢然正其本而後末可理也今莊公於充陽之本蓋藐然矣鼓何益乎又用牲而欲以物求免書此以見其本末之皆失也

伯姬歸于杞

伯姬莊公女不書逆不使卿志失禮也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傳曰非禮也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

月之肯不鼓愚按比年大水陰盛陽微之變極矣莊公若思先王正厥事之意謹內外之防嚴夫婦之別使陰沴無浸長之漸則後日之禍猶可及止也鼓以充陽之事與後世減膳避寢之禮皆既其文而未必有正厥事之誠意實政也既文而無實尚非修德應天之道況徒以牲牲

飲食求免乎書日食大水用牲等事以見莊公非惟不恐懼修省以正其本而禮文之末亦錯矣此魯之所以亂也

冬公子

友如陳

友莊公之母弟報女叔之聘也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

公羊無春字○今年伐戎為追于濟西之取報怨也以莊公治家與

國之多缺而勞師于戎雖能復怨何益於魯之內治乎書此以見忽蕭牆而修怨為不知務也

夏公至自伐戎

曹殺其大夫

曹伯赤殺之也稱大夫則不失其官豈於羈赤出入之際或不附戎而殺

之若鄭厲之殺原繁傳瑕與君之卿佐是謂股肱加之鈇鉞是自虧其股肱也四凶之擧大矣而舜所殛死惟鯀而已其三人者曰竄流放尚從末減也諸侯雖得專一國之權而卿大夫非大臯極惡不得擅加以刃鋸必以聞於天子此王制之所甚謹雖霸者之申禁猶不敢廢蓋視為一體則恩意之篤自足以感其忠敬之心於無窮而視猶土芥無臯而殺之則寇讎之視有所必至此春秋於殺大夫所以詳書以謹之而上下相殺之變至於定哀而極也胡氏曰稱國以殺者君與大臣擅殺之也義繫於殺則止書其官義繫於人則書其名氏也

宋人齊人伐徐

公穀作公會左氏古本無公字陸氏纂例同按宋齊皆卑者則內亦當然左氏為正○徐

秋會



羸姓國近齊魯今泗州臨淮縣是也徐蓋是時已服楚故齊率諸  
僕伐之宋序齊上蓋齊相使之主兵然失霸體矣故劉氏非之 冬

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泚 薛氏曰泚溝在濟州今濟南府是也

傳曰非事也諸侯非民事不舉會伯姬非禮也陸氏曰參譏之公及杞侯伯姬皆失正也 夏六月公會齊侯

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再舉同盟之禮以申霸令而一諸侯之心也魯宋陳鄭借至而

衛獨不來故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原仲陳大夫原氏仲字也禮臣既沒

不名故稱字公子友如陳葬原仲無以異於葬諸侯之使則友之行莊  
公使之非私行也故劉氏曰何以書譏何譏爾君不行使乎大夫君行

使乎大夫內失正也大夫不交諸侯大夫而交乎諸侯原氏失  
正也內失正原氏失正季子可以已矣則是從命也參譏之 冬杞

伯姬來 歸寧也春會于泚今又歸寧志其來往之數非歲一歸寧之義所以厚男女之別也 莒慶來逆叔

姬 慶莒大夫也叔姬莊公女卿自為逆則稱字嫁女於大夫尊卑不敵當使大夫主以與

之今公自主之非禮而任情 杞伯來朝 杞為三恪相公之篇以侯春秋之所謹故特書以譏之

降爵以自齊於小國杞之自矣 公會齊侯于城濮 城濮衛地齊欲討衛

而伯自伯而予蓋浸以微弱也 公會齊侯于城濮 齊欲討衛而會齊於此定其交而後加兵於之所以見其謀之審也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

齊人戰衛人敗績 前年同盟衛人不至衛為與國又嘗受盟于幽伐而不服舉乃以齊來伐之日即因

其至而急擊之然終不能敵齊人節制之師而敗春秋著衛之不服舉  
以取敗故舉戰之日加於伐之上公羊所謂至之日是也以衛為主深

卑之也齊稱人將甲師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 秋荆

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公羊宋人下有邾人 傳楚令尹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

入于桔柣之門眾車入自純門及達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  
有人焉諸侯救鄭楚師夜遁 愚按是時楚文王卒成王幼子元因夫

人之言而伐鄭師出無名故鄭人示以閒暇而不敢入聞諸侯之救而  
遂遁時相公攘楚之計未定楚政雖亂然自若救鄭冒至于武文兵制

入于桔柣之門眾車入自純門及達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  
有人焉諸侯救鄭楚師夜遁 愚按是時楚文王卒成王幼子元因夫

尚是在是後二年之間楚殺子元授政於令尹子文復修國政故召陵之師雖舉而楚之君臣亦非此時之比所以僅能使之受盟而已終不足以大服也  
**冬築郿**郿公羊穀梁作微○郿魯下邑築者創始造邑也冬雖用民力之時而下書大無麥禾則築郿之不  
時可矣  
**大無麥禾臧孫辰告糴于齊**辰穀梁作臣○不  
麥禾者天時人事至此兩不足也洪範曰五者來備各以其序庶草繁無則大無麥禾已見德之不修而不能召和矣然古人初不敢必於天恐其或爽所應每預為儲蓄以待之故常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節以制度使有九年之蓄恃吾之有政而不恃天也今一年不熟而上下相顧無以粒民重臣至自請往告糴於鄰國若不遇齊桓則魯之民必至坐視轉死於溝壑矣故不言如齊告糴甚急不可緩之辭譏君臣政事不修遇變苟且非所以為國也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廩**延廩馬閑也言新有故而脩之也穀梁傳有故則何為書也古之君

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功築罕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矣冬築微春新延廩以其用民力為已悉矣愚按孔子以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為道千乘之國之法春秋比事而書足以見莊公無君國子民之心於斯三者皆失之矣  
**夏鄭**

**人侵許**許與鄭世讎也然自盟幽之後不與於齊桓之會鄭人侵之或齊之命與自後許始從中國  
**秋有**

**蜚**公羊傳記異也何氏云惡臭之蟲南粵所生非中國所有書有言本無也  
**冬十有二月紀叔**

**姬卒**十二年歸于鄆至此乃卒杜氏註紀國雖滅叔姬執節守義故繫之紀賢而錄之  
**城諸及防**諸防皆魯

邑諸今密州諸城縣縣又有故防城言及者別二邑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夏師次于成**左氏無師字任公輔曰人微師少不

見於經知當從公穀書師成魯地地譜今泰山鍾平縣東南○按趙氏曰魯蓋欲會齊圍鄆至成待命聞鄆已降不復行耳以前會城濮明年來獻捷考之  
**秋七月齊人降鄆**公羊曰鄆紀之遺邑也杜氏註東平無鹽縣東北有鄆城

即今東平府須城縣趙氏曰降服而為附庸也○常山劉氏曰齊肆其強力脅而服之也不書鄆降而曰齊人降鄆以齊之強故擧之深以鄆

之弱故責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紀叔姬從一而終不以存亡貳其心故詳錄其生死

又紀魯之往葬皆以正夫人之禮書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之所以明婦行以示後世之法也

鼓用牲于社

鼓禮也用牲非禮也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杜氏

註濟水歷齊魯界在齊為齊濟在魯為魯濟蓋魯地○謀伐山戎以其病燕故簡禮以議軍旅之事所謂定其交而後求者與齊人

伐山戎

公羊傳齊人伐山戎此齊侯也其稱人何賤曷為賤子司馬子曰蓋以操之為已蹙矣○孔子曰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

來之今中國之聲教未洽近有荆楚為中國患尚未正臯而勤兵于遠為燕闕地其治之先後兵之次第皆失之矣故人齊侯以為舍近事遠勞中國以事夷狄之戒示強本治內柔服遠人之道也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何氏註禮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

登高遠望人情所樂動而無益於民者雖樂不為也四方而高曰臺劉氏傳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厲民也去國而築臺是樂而已矣

夏四月薛伯卒

薛始稱伯蓋降班而告終也

築臺于薛

杜氏註薛魯地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傳非禮也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

相遺俘○常山劉氏曰齊伐山戎得其捷齊侯躬來夸示以威我而聖人書曰來獻者抑之也愚按獻者下奉上之辭觀筆削之旨則齊桓之

侍功而不知禮魯不當納而輕受之其臯皆可見矣

秋築臺于秦

杜氏註東平范縣西北有秦亭按寰宇記

范縣今屬濮州亭尚存○穀梁氏曰不正罷民三時虞山林藪澤之利且財盡則怨力盡則對君于危之故謹而志之也愚按莊公一歲築三臺政所謂及是時般樂怠教者則治國治家之當務荒廢多矣此所以踰年身死而蕭牆之禍至奕世而不能定也可不鑒哉

雨

一歲三築臺明年春城小穀故冬書不雨則莊公無閔雨之志可知然獨酉戌亥之月不雨故不得歷時而言也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

小穀魯地泰山孫氏曰曲阜西北有小穀城胡氏曰孫魯人也而終

身學春秋其考此事詳矣○永嘉薛氏曰莊公自六年之後大無麥禾無麥苗螟蟻或蝥相繼而有大水者三中君之性尚當少警而公之侈心日起因娶而觀社丹楹刻推告糶之後有築郿之役次年新廩城諸防去年三築臺而不雨今春又城小穀乎歲猶曰不可况荐饑而輕用

民力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梁丘在濟州昌邑縣○齊侯為楚伐鄭之故請會于諸侯宋公請

先見于齊侯故遇于梁丘書先宋公齊不以霸主自居以梁丘近宋而先之也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

卒

杜氏註牙慶父同母弟謚僖叔○傳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闕而以夫人言許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公疾問後於叔牙對

曰慶父材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卿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待于鍼巫氏使鍼季醜之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飲之歸及達泉而卒立叔孫氏。公羊傳曷為不言刺之為季子諱殺也季子之過惡也不以為國獄緣季子之心而為之諱也季子之過惡奈何莊公病召季子曰牙謂我曰魯一生一及君已知之矣慶父也存季子曰夫何敢是將為亂乎夫何敢俄而牙弑械成季子和藥而飲之公子牙今將爾辭曷為與親弑者同君親無將將而誅焉然則善之與曰然何善爾誅不得辟兄君臣之義也然則曷為不直誅而醜之行誅乎兄隱而逃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愚按古者公族有死舉則罄于甸師氏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叔牙黨慶父而萌篡弑之心故季子正其辜以君命討而誅之又以親親之義不彰其惡唐陸氏所謂恩義俱立權而得中也或謂季友雖殺叔牙而無補於後日子般閔公之禍是蓋不然自文姜以來胎養亂本至此已成若於此時不誅叔牙則莊公之薨濟以叔牙雖有季子之忠秉禮之俗亦無所措其手矣故叔牙之誅乃魯國存亡之幾慶父成敗之決春秋取八月癸亥其過惡救亂能先事而誅之所以原其心而為之諱也

### 公薨死于路寢

書月善日謹之又書其所詳凶變且以別正不正也路寢正寢也。穀梁氏曰寢疾居正寢正也男

###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已未公羊穀梁作乙未。子般莊公子見

子不絕於婦人之手以齊終也

春秋卷三

〇二十

主

上註公羊氏曰子卒云子卒此其稱子般卒何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子般卒何以不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傳初季講于梁氏女公子觀之圍人犖自牆外與之戲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犖有力焉能投蓋于穆門公薨子般即位次于黨氏十月己未共仲使圍人犖賊子般于黨氏成季奔陳立閔公愚按此子般見弑而書卒者諱之也莊公主魯之社稷而君道不立上不能正其母使出入淫縱配耦不早立是致冢嗣之位不足以自定內失閑家之道而使圍人犖得以戲公子觀其告子般之言非不知犖之可誅而又欲以誅殺之權委其子亦終於不能殺而貽身後之患易曰閑有家悔亡傳曰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莊公反此使淫亂肆行雖其身免篡弑之禍而及其二子春秋自夫人孫齊以來三十年間備載莊公內治之失而終之以此所以其為風教之本而**公子慶父如齊**慶父自莊公即位以來已不免於首惡也

### 公子慶父如齊

慶父自莊公即位以來已專兵柄而莊公之昏庸疏

樂不卹國事致慶父肆行姦宄陰為它日取國之計觀莊公疾時與叔牙問答之詞使非季子應時誅之則般不復得立矣今雖弑子般而尚未能取國非特季子之黨未順亦見魯俗秉禮人心未盡從也故因閔公之立告於霸主以為自託之計齊相以方伯自任與魯為鄰且親豈不知慶父為弑君之賊容其來使使之復歸以遺魯國之後禍即此已見其無討賊之實意而有取魯之私心春秋書慶父如齊著莊公不

養成其惡使得以出入自如杜氏註邢姬姓周公之甥國而齊侯失方伯連帥之職也**狄伐邢**在廣平襄國縣今之邢州龍岡縣狄比狄前此雖未見於經然自伐邢而滅衛三年之間塗炭兩國首以伐書著其強也

**閔公**名啓方莊公之子母叔姜史記云名開謚法在國遭難曰閔

**元年春王正月**胡氏曰不書即位內無所承上不稟命也○今按閔公以幼為慶父所立初不知子般不終之

故此齊桓公之責也桓公若能請於天子誅哀姜慶父於此時而為之置君則父子君臣之倫定而大義明矣乃縱慶父歸其國以致閔公為篡弒者所立故不書即位**齊人救邢**按傳管仲言於桓公以為戎狄位亦所以累齊桓也

懷引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請救邢以從之桓公於是與救邢之師故於此書齊人救邢以與之而論語以免民左衽之功歸於管仲蓋救諸夏攘戎狄皆管仲發其端也**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國亂子弒嗣君幼謂危不

得葬也**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落姑**落落姑齊地○請復季友

也是時閔公幼弱哀姜慶父為亂國人思得季子以靖難而大臣尚能奉閔公會霸主以請季子卒致季友之歸此秉禮舊俗未泯之驗也

**季子來歸**邦之枕隍有親且賢孰不賴之季友遇惡於初萌子般之亂力不能討而遂去之非其辜也故魯人思之

齊侯從閔公之請使召諸陳季子始歸春秋從諸侯弟弟之例特字之而書來歸所以著季子足以為國之輕重而叙魯人喜其來歸之情也**冬齊仲孫來**傳言齊仲孫湫來省難實所謂覘國也仲孫齊智

魯可取乎則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立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臨江

劉氏曰相公不務修霸王之義討有罪扶微國而更使智計之士窺覘虛實致慶父極惡魯君再弒此由相公仲孫謀不臧之蔽也故奪其君臣之常辭以見君使目不以禮臣事君不以忠法之所禁也孔子沐浴而朝請討陳恒豈嘗告其君以齊人尚強待其自斃哉愚嘗論之仲孫

之臯固如劉氏之言矣然其言魯秉周禮國有本而不可動則於此可見見周公之澤入人深而足以維持其國於政亂俗壞之日所謂秉者與民之秉彛秉文之德同著明於心而不可奪之謂也當是時周公之禮存於人心為亂者獨哀姜公子慶父數人耳而在朝之人有見於周

公之典禮而不從弒父與君者尚多有之所以國再有難而誅慶父立德公尚得以自存於極亂之時仲孫之智善於覘國而不能輔君速行方伯之義此春秋所以雖貶而尚不名以為猶有以異於傾險乘釁者之可誅也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陽國漢志東海郡陽都縣是陵助曰移其國於國中而為附庸

蓋相公之強力施於可取者如此非有興滅繼絕之誠心也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禘為天子宗廟之大祭不王不禘諸侯不得用之魯有禘樂其非禮與雖先王所賜而止可用於周公之廟不可施於羣公趙氏程氏言之詳矣況喪禮二十五月而祥又兩月而禫然後以吉祭易喪祭今莊公之薨至此纔二十二月喪未三年主未遷祔嗣君幻弱而以吉禮盛樂用於神主忘哀僭上反易人心何秉禮之有此蓋出於哀姜慶父樂哀謀篡而為之又非他日僭禮之所得比矣婉而成章尤當比事以考聖人誅絕之旨也

秋八月辛丑公薨

傳公傳奪卜齧田公弗禁共仲使卜齧賊公于武闈成季以僖公適

邾弒而書薨諱之也不地隱之不忍言也例於羣公之書地者而此不書則隱諱變故之實亦可見矣他國之篡弒明書之可也凡人於其父祖之舉惡尚不忍肆言之聖人書父母國之惡豈可同於他國而不隱乎然諱國惡者臣子之禮也存事實者傳信之法也聖人之經兩存禮法以垂訓萬世故不徒隱諱而已而不書地以變於常又比事屬辭以見其實將使後人因例啟疑考究始末以知莊公不能正身齊家致後嗣再弒國幾滅亡雖欲諱之而其實終不可得而揜究觀書法則知左氏所謂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汗懲惡而勸善非聖人孰能

春秋卷三

九十一

九十一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修之者蓋指此類而言之其說必有於所傳而施於稱族舍族之傳則非也傳言哀姜欲立共仲而與聞閔公之弒經書其奔與文姜不同者文姜妻也哀姜母也妻義尤重故哀姜於喪歸貶姓而已

慶父出奔莒

傳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共

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慶父與哀姜謀弒閔公欲自立而不遂此魯國秉禮之驗也方季友適邾之時使魯國無人安能逐姜氏慶父哉季友既立僖則當正慶父之辜致辟于甸人以致兩弒其君之討乃以賂求于莒不許其入而已又立孟氏與叔牙同無復輕重之別豈非邦憲之失此所以不書國賊

冬齊高子來盟

公羊傳高子不名喜之也何喜爾正我也魯比

三君死曠年無君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至爭門是也或曰自爭門至吏門是也魯人至今以為美談曰猶望甚子也○常山劉氏曰不稱使者齊侯使高子來視魯而未定盟高子至而後結盟也愚按此所謂寧魯難而親之者然春秋子高子之能極魯奉使而知

十有二月狄入衛

衛之滅非特懿公好鶴而失人心蓋自惠公即位宣姜淫恣耽

樂忘政習實為常公又重之亡形已具故狄人一至而渙然離散國隨以亡非齊桓公救而封之則康叔之後至此無噍類矣桓公迎其遺民立

文公而為之建國家社稷此所以止書入也以衛為春秋初之大國與齊侯胥命欲為方伯才四十年而淪於亡滅所以治國必先齊家而淫亂之禍不寡鄭棄其師昔舜授禹之辭曰后非眾罔與守邦必滅可不戒哉此古先聖人相傳之旨也宗廟社稷主之於君守之以人君與一國之人蓋一體也今以欲遠所惡之人而舉一國之衆付之度外存亡死生舉不以關其心當時如楚如狄方有校焉啓封疆之心一旦乘鐔擣虛則鄭必束手就亡矣春秋書法因物賦形或書人臣之奔或書師旅之潰此皆不以是書而蔽臯乃如此可識輕重之權衡矣以此類推之後世謀國如舉一郡縣之民三軍之旅陷於重圍之中置而不救皆得臯於聖人者胡氏曰惡高克者文公而特書鄭者蓋國本顛危曾不扶持是大臣之失職也

### 春秋卷第三





